庚申外史

庚申外史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爲朕子朕固愛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使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爲之躊躇者累日忽念晃忽叉之事已冥造謀恐妥欲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始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

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王室妥歡帖木兒太子
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欽與宗戚諸王徐議之
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右相禮絕百僚威
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為言者退　至至順四年
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　燕帖木兒始
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
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議欲立燕
帖木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
不遭折死耶妥歡帖木兒在廣靜江可取他來為帝
且先帝臨崩之之言猶在耳于是燕帖木兒知事不
能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公廣取妥歡帖木兒太子

來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與太子並行馬上舉鞭指示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始使登位改元〻統元年尊文皇后為皇太后丞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左丞相撒敦為右丞相伯顏為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為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人禿滿歹兒者薦高麗女子祁氏于帝祁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眾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

大宜為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為后、：抵王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夜撻藝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跽祁氏于前、數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　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即位以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于酒色、取晉邸后為妻、諸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為鶯鶯逸履、偶坐中有

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為誰、意欲留之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為右相伯顏當帝在廣西來入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推臣意其 伯顏通為汴梁省左平章、提所有蒙古漢軍扈從入京、帝深德之、以扈從功封太尉、至是一旦為相、居唐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夜入都人家飲、然猛悍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剌海為文宗義子者謀為不軌、將不

皇后求救

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剌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姐妹可匿之耶，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　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　如何救得你，亦殺于東門外，唐其勢既死，命撒迪為御史大夫，立翁吉剌氏為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為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並為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　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礼部科舉

東西[illegible][illegible]長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匠剌麻至京禮為帝師仍
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賜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為太師荅剌罕左丞相封秦
王伯顏本郯王家奴也謂郯王為使長伯顏至是慮
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郯王
謀為不軌殺郯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
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
東有秦郡我索秦郡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
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
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為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
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

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　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鵲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使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輗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將軍敗之于鹿邑岡擒之歸其岡為得勝岡伯顏數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為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着太皇太后彗出紫薇垣數十丈凡七十餘日占者以為應在十五年後至年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名珉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既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孔子聞漳皆討平之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脩曲阜孔廟哀

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庄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踰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宵見寺東約二十里紅焰半天翌日居其庄光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白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還喜曰盡與我為徒弟可乎老遂捨為僧于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群從嬉戲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

忽產一泉甚洌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衆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為有司所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木兒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敎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為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為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游人皆謂為不辦事鬱鬱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袖裏屠龍斬蛟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

孟端有膂力為害之乃得補又不帶俸孟端憾曰我
必殺若輩一夕与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
直省汝四人當以黄蠟為彈丸狀佩之稱聖旨劫鋪
馬乘各夜入河南省中堂坐定喚當直掾史來傳聖
旨我明佯應之曰諾有河南廉使段惟惪致仕在家
即傳　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推事餘省官呼入者汝
皆傳聖旨捶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
必成可以償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
憲官置酒皆醉于家于是平章月魯不花左丞劫烈
理門僉劉奴郎中別者禿黑狄兒都事拜住捴管撒
思麻監司禿滿萬户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

旨然、即以銙骨朵自後撻死、棄屍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為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信、佩平章發兵虎符、調兵守城、把諸街巷、中人不得往來、封閉黃河大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祭祖、去杞縣祭祖坟、經五日、久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首領官凡若干人、斬于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為省宣使、在外給事、馮因扣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孟端時不覺、嘻而言曰、何者為朝廷官、我便是也、馮覺其倨、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偽也、可閉諸省門勿納、我將圖之、于是殺孟端于外、時省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省八夫

天下多歸暘

等竄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俛首聽命獨歸暘不從孟端問曰朝廷以月魯輩有罪別選用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暘曰有母在堂誠不忍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暘曰死生有命元帥遂囚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暘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答臘寔與聖宮祁氏之子也乳脫脫家呼脫脫為奶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奈太子在

柳林何、　夕即召高保哥月忺察兒與之謀討伯顏、卸其軍權、于是先令月怯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柳林、窃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范滙、毡裹之車中以載之入、賜之坐、諭以伯顏罪狀、卸其軍権誅之、意使草詔、四更使只兒瓦歹及平章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卸其軍、天明開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答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兵入宮、問奸臣為誰、尚未晚也、伯顏卻之曰、只為汝

貶置伯顔

輩當時与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帝豈有疑我之心皆脫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有詔到柳林伯顔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顔請入辭帝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行毋入辭伯顔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顔陽春縣安置初伯顔過真定時父老捧獻果酒伯顔謂父老曰你曾見天下有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暗指伯顔殺郯王之事伯顔聞之俛首不語殊有慚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墜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淄陽

撤文宗神主

路安置乃使云都赤月怯察兒押送淄陽將至淄易太子忽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走月怯察兒追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此舉雖出于權臣寔亦帝心之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廟併問當時草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集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寔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

明宗以瀛國公子為子

國初守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殮以散木棺寘棺上藍寺中一塔寺又杖尸水流出戶外人皆掩鼻而過之籍其家數月屏當不盡米糠數房燒

餅里一房其奇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番師婆名畀畀每問來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畀畀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東政之時禁軍毯刷馬匹掌古色目歐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于此先是阿乂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伯顏私通太后殺郯王窮相謀曰此人有無君之心不除之之必為國家患于是截髮為誓私相約曰但得間即行之一日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赤佩刀乃水德嘗鐫鋒善刀也阿乂赤即借觀稱善久之伯顏亦忻然忍披衣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于得間從前捉阿乂赤阿乂赤懼不敢發完者帖木兒王趁

相打殺殺而
佞乎小人哉

其中變害已、因長跪首曰、間者阿叉赤視刀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捽向前、阿叉赤亦跪曰、此人嘗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即併殺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命脫脫為左丞相、益都忽為右丞相、韓家奴為御史大夫、汪家奴為樞密使、初伯顏既敗、其弟馬札兒台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為首相、僅半載、于通州置塌坊開酒館糟房、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南鹽、其子脫脫不以為然、啖叅政佛嘉閭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解職閒居、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眾口甚可畏也、佛嘉閭如其言、因乘間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

脫脫相開乾河

封為太師。于是陞都孟忽為首相。而已對之為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時祭享。賜天下高年粟帛。蠲天下租五分。右丞相孟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烟百萬。薪芻負擔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瀉而下。湍悍。繞流行二時久。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遽報脫脫。丞相丞相丞命塞之。京師人曰。脫脫丞相開乾河。秋河北大水。

辛巳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溍許有

壬等四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當御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忻〻然有向慕之志焉。大興國子監、蒙古回〻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事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諸生、日啖龍炊粉羹、一人之食為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為群、恣縱怡嬉、玩愒歲月、以嫚侮嘲謔為賢、行加屏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憚直掉臂而出、無敢誰何、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翟加孫、監生也、積分試中、累官至秘丞、在朝辯〻、翟加孫為分省右丞、一日奉攝郎命、入京師議事、揚〻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

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國主褒加孫也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亂炊也又有番賢奴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回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留之爲分省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饑遣戶部侍郎求粮于擴廓番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粮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辦粮料如黨不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答失八都禄等是也獨我家軍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並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爾清江淮亦不索朝廷供

給粮料而朝廷反求粮于我耶張至通叅政在側因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飰喫耶遂啟擴廓以山東粮五千運入京師往往國生所就類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公不仕適潁川遂為紅軍舉首先是伯顏丞相馬札兒台為知院遵道為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遂補為掾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為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元載門耕耤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太盛宜減宦官額

帝宮女孟時官者多高麗人為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國朝冕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也。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銳意欲成之，而所費浩大，錢粮經數不足，頗以為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卻之。掾史遂與國史院典籍謀之曰，丞相 不喜若非錢粮，無可措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粮者，各路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少嘗借用之。此項錢粮以為修史費，誠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歐陽玄揭奚斯等于國史院修撰遼金宋三史，詔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決白茅口，冬

十月有七日有事于南郊前三日祼于太室拜享于
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
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寧宗皇帝
雖是弟已曾承宗祧而為皇帝時陛下亦嘗做他的
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
公是弟先做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做諸侯宗廟
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呵陛下合拜
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詔天
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耴守令至是取守令以
常平倉得法奏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遼金宋

三史成

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院官署右丞相脫脫奏聞脫脫稽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署三卻衆皆惑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其銜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慍也盍署之曰自古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脩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成蒙丞相奏用之力也其等謹以書丞相為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為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于是脫脫大喜即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呈宣文閣帝具礼服接之觀者以為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

脫脫諂父

國各与正統，各繫其序，辨議者遂忽然，君子終以為非也。進史畢，大宴群臣于西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紀錄，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為之可也。仍以御國書封藏金縢匱，令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通來皆公卿貴梁子弟為之，其實書然，全無所書也。故康中以來三十六年史事並廢。馬札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于是有諂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因而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辭位也，嘗奏帝以其父之貪，不可使居大位，且密囑帝倘其

辭位陛下宜即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蓋憶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圖廣王為右丞相以平章帖木兒達識為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怯兒不花為右丞相三月詔曰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失故道民罹其殃山東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靖思其由皆朕菲惡所致諸有盜賊竊發公處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准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疾苦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綱

牧民の牧羊

紀餘皆黜次而已。命選天下郡守各選其人凡其人之官皆陛辭聽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飢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為我牧斯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為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人選轉其人為官必問曰此人以前行過事迹果然一一皆善否為我悉陳之可也。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為翰林待制或議以為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識者誦之以為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朵兒只班為右丞

相賀太平為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脩六條政類成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脱〻復入為相初脱〻侍親居甘州
太子愛育失黎達臘与脱〻子加剌張同庚以故加
剌張獨留京師与帝子同嬉戲一日帝与和后同席
坐偏殿帝子愛育失黎達臘与加剌張同戲殿外愛
育失黎使加剌為已作老鵝声旋繞殿墀三匝已而
復使加剌作老雅而已負之亦三匝加剌跪曰加剌
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帝子怒撻
之啼哭之聲聞于帝〻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脱〻
子加剌張也問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善

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脫〻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而下鉤、置之群馬中、若橐駝之在羊隊也、上因嘆曰人中有脫〻、馬中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爲脫〻且將入復爲相也因妻間游說屬之於帝、〻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何爲薦之、對曰彼雖罪臣當也、臣若仇之不當也何德之有、其實此人好其時祁后于殿屏後竊聞之、陰使人走甘州召之、一夕脫〻至京師、兼旨入城、然亦未敢見帝也、祁后伺帝有喜色、因試加剌張于帝前曰、汝亦思汝父脫〻耶、加剌張跪曰思之也、后又

訴曰脫々今何在而汝欲思見之也　后歔欷曰脫脫離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其處矣上即使人促入見至則上在椶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甘州誰召汝来耶和后為之失色脫々徐曰郎主使奴婢侍親今者幸親終服闋故來尒上還歔欷脫々相与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莅祭三皇翰林應奉危素為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々有意興作　庶事蓋謂前相無闕其礼樂文章制度之事漠如也欲大有為以震耀于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于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

法經久、當變制宜爲中統交鈔、交鈔卧置貫文、與銅錢子母相權並用、脱〻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先兩日、脱〻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堦、祭酒呂思誠下堦迎、丞相向東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散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書省告以將更鈔法事、祭酒忽然而對曰、丞相毋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呂思誠祭酒所授宣勅時亦議裁減冗官、併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議之時、不措一辞、乃議定惟有發怒罵詈而已、春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鴉路

有上馬賊百十為群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銀為撒花戕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乃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否州郡初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為地利脫脫喜其言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焉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成且見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群萬一與挑河人夫相挻而雜從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必不可從脫脫不聽左遷成遵為長蘆鹽運使更聞京畿漕運使賈魯

香軍

曰汝前為張湫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鑿否賈魯倜儻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魯為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南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有龔伯遂者小有才汲汲以富貴為心進言脫脫曰丞相大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攝伏眾情于是起大獄以謀害大臣冤前相高昌王益都忽并韓家奴等于死地未幾刑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肆虐又併省衙門沙汰吏胥無所容點五月潁川潁上紅軍起號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趙州灤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

杜遵道

彭瑩玉

徐真逸

布王三北瑣紅軍

孟海馬南瑣紅軍

芝麻李

翕然從之，故荆襄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成皋，據倉，衆從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蘄黄者宗彭瑩玉和上，推徐真逸為首，陷德安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為首，布王三號北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陽馬號南瑣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為首。芝麻李者，邳州人也，值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貫魯挑黄河，所在騷民業，民心不安，芝麻李與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木之功，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有軍起，官軍無如

之何、當此之時真　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杜長也、曰我所知惟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內彭二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為汝致之、即訪其家、入門見其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斧斤將何為耶、彭二應曰州縣云有賑濟日々伺之是誤事、飢無所得、我將伐薪入城換米喫、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噫、吾視汝膂力過人、何處不得一頓飽飯哪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即解其意、應曰、其中有芝麻李采曰有々吾當從之、遂引見芝麻李、因得八人、歃血同盟、于是年八月十日、佯為挑河夫、日夜倉皇投

張士誠

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卒拒之則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爇四火城外四人亦爇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為一城內吶喊一殺城外接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者遽奪軍器亂殺四人因而混入同殺叫殺民久不見兵革一時見亂殺皆束手從命天明又樹大旗募人為軍從之者亦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豐沛靈壁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把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覩其牘改題曰河南人謀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盡誅矣其後張士誠起于淮海遂明

徐明達
毛貴
明玉珍

明太祖受命

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元帥起于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傒後來蘇之望元朝之國祚可盡矣先是吳有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 本朝定都建康築壇于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七年為吳元年是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所豈人力之所能為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其三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于勦捕

之方漫不加省赫厮軍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華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為笑其後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戰不伏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王三陷鄧州襄陽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陷湖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為相諱言中原兵乱哈麻因而媒孽其過帝召脫脫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逯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

夷軍

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壍趫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狀、下令各將乃事勵乃怒俟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脫至、一皷攻之、遂奪其城、又調阿吉剌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剌攻平汝寧城、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湎酒色、醉卧不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閱死人得[illegible]屍死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為摠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幣帛數千輛

河南北供億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　濟王在城頭遥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爲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　暮入城、明日仍為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乏用類如此、故王豈建言募鹽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實曾治黃河、號四里村塞黃龍江口、立回龍廟于岍上、水田故道行脱脱識軍事毎廻避漢人南方人入內奏事、同

顧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入，奏曰：
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
色目因遷謫安在外，皆召還京，勿令詿誤。于是榜
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
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
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蹟尚存，可舉行之。于是
起山東益都濮陽等一十三路衆民種之，秋收課所
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公，冬復立屯田使司
于江南。咬住平江陵，荅失八都魯平襄昜。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
既得幸于上，陰薦西天僧行氣運之術者號演揲兒

倚衲

秘密大喜樂禪定

男女裸居共被

法能使人身之、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荅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孛的、哇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荅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無礙

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喜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頗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寘之為大喜樂故也脫脫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既而陰構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麻李檻送京師脫脫辭令人執雄州鼓之潁川沈兵探馬赤軍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稱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魯達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

吏部再議于是察罕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鼓鳴于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張士
誠起兵泰州劉　夕據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
帝窃議脫〻在
不可謂于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連夕相星
自是帝疑脫〻〻脫〻始無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
納十人之譖識者皆知脫〻不返矣
秋八月二日脫〻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
來兵圍高郵三日中書右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
師費財彈擊脫〻〻帝信其言　詔卸脫〻兵柄淮安

朕々釋兵

大軍四散

安置、令樞密院光張代之、當是時、朕々 権重、内握朝柄、外総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希其有 兵圍高郵日事攻撃、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収功、忽有詔旨来卸軍、 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聞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皇帝玉音、以為在後事体、朕再有密旨来今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取可也、詔書且勿聴、事既久、小人讒言、自朕 白矣、且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為是故也、朕々 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与帝相抗拒也、遂受詔、 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従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

脫々怯死因將不以非之

先来軍中白其長曰　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々遂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　錡甲一軍入襄陽騎鐵甲兵者是也脫々卸軍在淮安一月詔復使西行鴆死于吐番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々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奸臣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蘄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破其敗南還既而出于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

廢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只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彌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卒後敗亡

庚申聞見錄

乙未至正十五年 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吳天保死裨將王陳叛入京西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關命荅失八都魯討之 以汪家奴為右丞相定住為左丞相哈麻為平章數月定住免哈麻升為左丞相母弟雪雪為御史大夫 倚納十人皆進職 立興聖宮祁后子愛育失黎達臘為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為里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為安民之方勿謂昊之高一誠意而感徵應勿謂宮庭之奥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為

丞事不與判官者
哈馬之語也

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為法訓也　劉福通判
敗荅失八都魯長葛營　趙明達陷嵩汝攻洛陽
明元帥入西川陷之　丙申至正十六年　哈馬既得相
位醜前所存西天僧所為恐為當世及後人所非議
乃以他罪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偽若初未嘗
存之者　又私念以為謬乃謂其父萬魯國公曰我
兄弟二人一為丞相一為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
壻禿魯帖木兒在上位前近行汙褻無禮恐為天下
士大夫所譏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為吾
村不意其妹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
馬休入臺又有旨根隨哈馬人吏都散又有旨令哈

明祖起建康

馬出城、又有旨哈馬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大寧中道皆打殺　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易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　秋、下唐隨安陸沔陽德安以及蘄黃汴河南行省為左丞相　賀太平再入朝為右丞相　初大理宣慰司同知達失八都魯為四川參政引兵自巴蜀來克復襄易均房、調入中原頻有功、至是陞為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　是歲

大朝起建康張士誠據平江　危素為司農司丞于京南雄霸等州屯種給京師號曰京粮、為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　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人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

天魔之舞

先是太不花以軍士失律封掠汴民、南臺御史徹之、有旨卸其軍剝其職、以白衣聽遣調、至是復命為湖廣行省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答失八都魯止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而北、河南之境相继而陷、劉福通入據之、迎其主小明王于亳州、入都於汴梁之皇城、分河北関先生沙劉二領兵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分淮安趙君用部将毛貴兵合田豐趣大都而帝方与倚纳十人行大喜樂、淰帽帶金玉佛、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瓔珞、品巢跳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鴈兒舞、其預選者名十六天魔　是時答失八都魯死曹州其子孛

羅帖木兒代領其衆朝廷因而使之鎮西京　毛貴由海道浮海舟長驅破益都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　羅商稅羅寶泉提舉司

戊戌至正十八年　太不花忽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朝廷忍不從駐兵彰德玩寇不進太平以計殺之于保定并其子壽童駙馬　以紐的該為添設丞相　山東毛貴兵由濟南化直沽公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太不花禪將劉哈剌不花領兵自晉冀來擊卻之以功由尚書升平章　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豐　闕先生沙劉二破頭潘

魯班天子

菁由大同直趋上都焚毁宮殿犯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日、而京孛羅帖木兒饋京師粮數千車、 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稱魯班天子、内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内侍由此刮金珠而去、二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帝衣極諫、且曰勞心造作、又惑天魔隊舞女、何其不自愛聖躬也、帝艴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後宮、祁后無可奈何乃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

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纔為名家、高麗女
婉媚善事人、至則立見奪寵也、自至正以來、宮中給
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大抵皆
依高麗矣、　帝嘗謂倚納曰、太子善、不曉秘密佛法、
秘密佛法、可以益壽延年、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
以佛法、未幾、太子亦惑溺於邪道矣、噫、　已亥、陞
十九年　破頭潘關先生趙廣寧、焚魯王宮府、駐軍遼陽
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兒為詹事、以為
總兵、總大兵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生破頭潘旬晉
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窈窕詎能久居
可以取遼易、功成其子、至則關潘軍日治戰馬一無

始于自南而北明祖
所以受命也

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宵遁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為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常采報譽用程遵蕭膺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還反以功升為學士相與嘆曰朝廷賞罰無章綱紀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親近者竊以告太子太平頗以為憾　京師大饑民疫死近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　鴟鴞百群夜鳴至曉連月乃止居庸關子規啼　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饑饉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為太尉且以歲饑遣使督海運糧儲于京師時張士誠據浙西有糧方

方國珍

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粮竟不至、賴福建瀕海、統為王土、獨能運粮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甦活矣、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粮入京師至一千三百五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遼陽一分、通十分也、金入凡三百餘錠、銀入凡一千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凡一百餘萬斤、綿凡七萬餘斤、布帛凡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嘗居其半及張有浙西、方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為元之氣致推可知也、指空者、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也、狀貌魁偉、不茹指髮服食擬于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

黃河清

妖孽

靜一室、未嘗出門、王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百八歲而死、　甘露降文宣王廟封上、凝如白霜、食之味甜、　黃河清鄭州長數里、　貴赤衛韓貪事家次子死數年、長子又為李羅所拘西京、父母悲歎、老失二兒、貧無以為食、早夜哭泣、方哭泣忽聞次子來告曰、兒將西京米麵來、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自此往來、聞言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童兒盡能見其容貌服色、一日來告父母曰、阿爺阿妳可遷西房兒欲歸東房、將以某日娶女、某日童兒余亨窺見筵席賓客之盛、又聞歌舞雜劇之聲、數日、其京城不祥有如此、　建清寧殿、外為百花宮、繞殿一匝、帝以舊

例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臣以舊例言乃掘地道歲餘其中從地道數往就天魔舞女以夜作晝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中帝每登龍舟用采女盛粧兩岸挽之一時意興所屬輒呼而幸之又令諸妃嬪三十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諸倉積粟盡入女寵家百官俸則祇支以茶物雜帛數 冬十二月左丞成遵參政蕭膺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以贓罪皆杖一百七下流死先是祁后與太子謀求內禪使宦者朴不花邀賀太平禱之太平不應復邀太平用其黨數人太平又不許太子啣之一日太子

倡言于中書省堂曰我所用者汝皆沮之而止汝所用者今皆以肚敢何也太平對曰所知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保其無私也太平由是稱疾懇求免相 初祁后與太子謀曰太平既不允內禅之事不可使居相位元良哈反其人与汝無所可否会以揔兵居真定宜勸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爭可求也既而果有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嗾臺官劾其罪有旨令元良哈反居与州迸一月以無疾卒太子心疑太平故害之怨之愈深 春二月十九日以太平為太保罷是月搠思監為右丞相蓋光的沙所薦也初上欲拜相太平謀

相于老的沙。老的沙欲自為之，而難于發言，遂薦搠思監。帝于是以搠思監為右丞相，老的沙復為大夫。二人既拜，老的沙恃有存相之恩，數有請于搠思監，搠思監不答。二人遂有隙。其後搠思監恃有和后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上母黨之親，怨日益深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歸百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太半，汝不可以居祖宗大位，將傳國璽送与我，我當代汝為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剌朵兒只、禿堅帖木兒、八里顏逆擊之，行至稱海，復從哈剌赤萊

人為邏臨陣皆脫冕衣從宗王兵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乘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來往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王傳令除高麗報晉語言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并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孛羅听其調已而又降擴濶　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銀幣帛駝馬使之歸老于故所生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留宿不進搠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意諷御史彈之徑以謀害大臣并其子也先忽都殺

之於野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軍有脫歡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死焉不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殺死、　陳友諒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攝篡其位、沉真逸于江掌其湖廣江西之地建都于江州至是　大兵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將守龍与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四日也　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白毛貴死其將為復仇殺趙君用國內遂大乱花馬王田豐掃地王士誠互相攻伐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時豐提

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摠兵如不信我心、且不尋摠
兵相見、當与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察罕、喜、即以朝
命授豐為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
登萊沂密等州皆降附、田豐遂与察罕相見益都城
西、時察罕方調軍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
為營、圍數月、田豐物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
甚簡傲、又所施設、多用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怒曰、
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為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
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曹操耳
使汝為曹操、我豈不能自為之耶、于是与同僚王士
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長圍、我稍推牛釃酒至

日設席邀其一切幕府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遂驍勇
者帶刀各供給、每一人夾一人、以擊鼓為令、自察罕
以下皆授之、謀定、察罕于十四日昳時從馬騎二人
來田豐營、王士誠者、即掃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
輕身出、意謂浮闊、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
謬以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
田豐知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之、開門納田豐軍
軍遂擁察罕入城、〻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
田豐不允、已而察罕死、有王保〻者、察罕甥也、嘗養
為子、察罕入城之久、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
異論、同僉白瓅住、乃察罕舊人、有機識、遂倡言曰、總

兵奉朝廷命討逆魁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々曾為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闊若立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卒先下拜衆亦下拜人心始定于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百丈掃太微帝令占之占者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禍帝聞其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西京聞之亦哭曰察罕在豈不若我力耶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于清寧殿置龍床中坐東西壁布長廊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廊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何言所言何事

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始學書初甚尊敬其後放蕩无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老或告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豈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

冬擴潤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城白狀械歸京師等村千餘頃歸內府稻米供給女寵并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初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歸久則恃勢驕橫強奪人田地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從王不勝憤乃殺祁氏一宗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已長盍與我雪此恥高麗王舊有族姓兄弟留京

師于是詔立高麗王、而以和氏子一人為相撥蒙古
漢軍萬人送入其國、軍次鴨水、伏兵四起、僅餘七十
騎走還京師、餘盡殺溺死、和后大慚　大兵克廬
州、守將左君弼遁淮西降附　野鴿巢興聖宮數
年、蓄息數千、驅之不去、網之不盡、君子以為興聖宮
和后宮也、蒙古以雞粗氏為父、翁吉剌伯牙吾氏為
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
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鴿所驗以來巢有
閒、必先也、　初庚子辛丑之歲、李察罕孛羅當構兵
爭晉冀地、帝常以晉冀地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
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

与丞相搠思監相為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唆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你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你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連綿不解、監察御史傅公讓、舉同僚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資政院老火者、看家資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与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娘無憂、我儘有主張、明日貶傅公讓于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唯老的沙在臺、已而新除臺官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諸道臺憲皆以為言、於是太子怒、欲并去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遁入孛羅軍中、孛羅知其冤、藏老

的沙后疑之朝廷適圖刑求之不得、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今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平日所為、渠輩得知、臺家亦必知之、縱當毋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是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為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為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訢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苦楚不勝、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恐釋十八人冤、太子可無濤而免、搠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邦、中途皆死、間有以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皆召還、　弘農盧氏山杉五六里、　八月陳友諒與　大軍大

山杉

戰都昜湖中箭死大軍遂進圍武昌其子理降湖南荆湘諸郡歸附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　外兩頭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　四月知樞密院孛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孛羅帖木兒初言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兩京孛羅曾往也先不花屯撞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孛羅忽然坐也先不花營時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為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孛羅怒曰我有何罪而使五府來于是拘五府官往告李羅曰朝廷為佞人作奠至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問此舉為誰孛羅引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李

羅与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孛羅兵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裂之囚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宜与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〻非化闊領溝奸臣某〻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囚首至營中禿堅為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坐朴不花側坐而拜搠思監与朴不花交跪禿堅奏帝求貍自執縛大臣赦之求柄兵化闊赦溝二赦已然後擇兵入見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余天下何吾執二人公矣陛下小宜着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所為不可復為邪議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為祖宗基業可固可守也

帝但唯唯而已遂執二人詣孛羅孛羅摩裡之過三日始問以濁乱天下之罪復哭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日賂汝以賢数珠十串何不以見還因取六串来孛羅見之曰非我家故物也不受再取乃是孛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侍可坐視而不清之乎吾將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与老的沙禿堅帖木兒擁兵俱來屯大都北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軟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為右丞相臣為左丞相禿堅不花為樞密知院老的沙為中書平章于是同心竭力整治庶政執讒佞數人并俯納九人皆殺之遂西番僧罷諸造作時帝方課

外史

築宮墻、立為之藩蔽、雖祁后出宮、屛居厚載門外、是時白瑣住駐軍盧溝、因挾太子遁入擴廓軍中、孛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今日見上位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若中事人奈赤國公老的沙為我奏公可也、　孛羅入京師前　一日、有大風從西來、黃塵蔽天、馬立足不定、自西至東、止于更鼓樓西、孛羅入住宅適在其處、　初削孛羅兵權時、搠思監呂承旨張翥草詔辭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敢為之、乃更召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艸之、艸畢、過老中郎中詑曰、我做了一件好勾當、為朝廷草詔削孛羅兵權、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莫

不撥正反乱来、密有暢款在座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形搏虎豹也、孛羅兵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捌思監容位、豈汝艸詔之地乎、素無以答、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能与丞相可否、遂止、以其負天下才名、除和林省左丞、即時上道、

祁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府中或言孛羅回夜巡警至后所一宿、故后復得入宮雷擊延春閣西脊、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孛羅擇日成婚、孛羅促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孛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從至可也、乃先使兩口成婚、孛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飯必同堂共食、廚中每

雨魚雨毛

早辦飲四十品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卮荒于酒色銳氣消耗矣　擴廓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遂制孛羅而不与之戰拖其白項任領一支在通州者孛羅命其將姚一百与之戰一百被擒孛羅自將兵欲与之戰至通州取一女不戰而還　二月七日天雨白氂長尺許狀如馬鬃或諂于帝曰此龍鬚也帝果命收而閣之事之如神

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　七月孛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即有秀才徐施畚者居家好奇謀而平生憤漢人不得志于當世故雖仕進至是命為待制帝潛欲殺孛羅

与之謀、与謀者六人、曰洪賓火兒骨答上都馬金那海和尚帖古思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挟刀在衣中、外皆寛衣若聽伺事立延春閣東桃杏林内一日孛羅早朝、小飮畢將上馬回公署、俟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趋先出貼馬俟丞相出、諸衛從立馬上、丞相既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与謀挟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畚揺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来平章大烈門謂孛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孛羅推奥烈門失烈門强孛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下直梢骨壓孛羅帽而墜之失烈門遽為拾之孛

羅起曰、今日莫有事時又有一人突然横過其前李羅方眙視、呼失秋門曰、平章此人而生、言未既一人批其頰、李羅以手禦之、遽呼曰我帶刀者何處、又一人斫其左耳而死、遂謡傳曰、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答曰、你的那顏又發酒風、恰斫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丞相已被殺矣、擴闊太軍无數在西宮裏、李羅軍大駭散西走、帝時居窟室、約曰事捷者放鍋鈴、帝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皆殺之、百姓上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趋至李羅營中、將其甲士西北走、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揀黎謂帝已崩、李羅為皇帝、將兵討之、故李羅遣

禿堅帖木兒將兵迎擊之禿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
禿堅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朦朧不可輔小婦狹
兒亦非國器不如往赴趙王扶立趙王南向以定天
下趙王始然之中處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
剐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詈曰彼非害我害其
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屬也當時世祖曾與之約曰吾
與汝共天下事倘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
祖父言悔不從禿堅計　正宮車必氏闊孛羅難作
覺　帝賞拔孛羅者六人徐施畚不受賞一夕遁
十二月朔日食　孛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左丞相
九月擴闊護太子還京師以擴闊為太傅右丞相河

阝施畚いのりカ子也

南王居京師兩月、擴闊居軍中久、槃縱恣無檢束、居朝快々不樂、朝士往々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闊謂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從之、洛易山喝、擴闊退、徇撒里仍為右丞相、沙藍荅里為左丞相 · 丙午（王正二 十六本）擴闊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總兵既受君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闊左右有孫翥趙恒者、趙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援其計以容其奸、謂擴闊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伯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併力渡淮

彼若依前額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推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陝等統軍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關中四軍張思道脫里伯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邪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我然後飲汝于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　擴廓由懷慶移屯彰惠彰德素積粮艸數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

濶之出兵馬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釁關中今也關中之戰未定雌雄乃復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師耶　又怒祁后及太子曰向者孛羅舉兵犯闕今日擴濶總天下兵尾大不掉令母子憂我天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為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擊走而免朝廷累從擴濶南征二月擴濶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貊高完仲宜駐兵濟寧鄒縣等處名爲保鄆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根本也識者哂之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濶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等軍頗不支遂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差

左丞袁煥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計于擴闊曰我兩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欲之人也此行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祕賂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矣擴闊如其計袁果私布意于擴闊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于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闊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何如二人同進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彼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軍將適与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惟高貊而高貊見駐兵卯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踰王宣

以便我宜抽高貊一軍疾走河中自河中渡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不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軍以敵南軍猶未晚也即日從其計高貊所部將多字羅之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議曰我爲官軍擴濶總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關閉我行粮星馳前往河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張知院沙劉參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羅扶高貊作擁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公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高貊即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

領精騎北來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來懷慶往彰德者騎少兵積仍作使人以入據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冗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門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為高貊此舉疑不成大事也 先是朝廷見擴廓不受調而搆兵讎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高貊使來大喜升高貊知院兼平章總河北兵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而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陽從高貊率河北軍兵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等盡劫山東以西民畜而西徑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

明祖平江南閩廣

高貊惧擴廓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刼掠衛輝民畜而北入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國鳳者進謀于太子曰向者詔令各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而自內制之庶幾可為又高貊一部背擴廓而向朝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專制天下軍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高貊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皆為忠義功臣名號 九月 大兵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

兩廣擒陳定觀　高猶率兵攻真定不克還　十月

大兵平定沂海　十一月　大兵平定山東

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

詔擴廓將李景昌封為國公景昌以汴梁來歸詔閣

保保亦封為許國公閣保保亦以晉冀來歸　擴廓

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高猶率兵攻懷慶不克

武庫火　四月　大兵平定汴梁河南諸州相次

降附　擴廓退據太原　五月詔下削除擴廓令閣

保保與高猶合勢攻其東張思道李思齊脫里伯孔

合兵攻其西　閏七月一日　大兵自中灤渡

河三日平衛五日平相七日平廣平八日平順德

是月一日高貊出軍逼太原城馬陣高貊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有毛翼者望見之易旗幟縱陣于其西角高貊果誤入其陣即合擒之時關保：：營在高貊營西未及出布陣急將高貊示之營中軍亦皆潰關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擴廓

六月大雷電雨：：中火發燒白塔寺　先是七月大兵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皆潰而西矣　朝廷聞關保：：高貊敗被擒大驚遂罷撫軍院歸罪太子設伯元臣李國鳳等盡復擴廓舊有爵位　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師援燕京且令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師師勤王宜出

井陘口向真定与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遏哉向軍若入雲中由雲中至燕京沿途千里無乃不可失擴廓曰我潜師從紫荊口出其不意豈不可以因勝趙恒綦元暉則曰朝廷聞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丞相乃要勤王我駐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　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即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路自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月三日　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總管郭允中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即　本朝洪武元年也　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原　大軍十

月白兒子城入破澤潞、十一月擴、廓部將賀宗哲領兵來援晉冀、駐龍衛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兵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遂至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騎而遁矣、于是晉冀之地悉定、明年五月二十一日、

大軍自通州追兵克復永平、也速軍潰、于是樞順會利宜与大兵以次皆來附、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　　旨改為北平府、仍令常國公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与紅羅山未平、原中帝在上都、紅羅山在其東南也速駐兵在上都、恃有紅羅山為之藩籬、紅羅山恃有上都為之援而不設備常國公使人覘知之、即以大兵銳騎

御敉其十日粮晝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棄天未明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元太祖所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二日平環慶華昌平源臨洮諸府而天下遂大定矣

野史断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澗擴闊受之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定之世祖欲平江南議論数年或以為可伐或以為不可伐而太保劉秉忠則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使来太保見之喜而告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朕豈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

受命出師世祖曰吾終夜憂懼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爲之君伯顏爲之臣兢〻業〻尚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溺佘而命擴濶擴濶亦溺佘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宣淫于上擴闊肆慝于下上淫而下慝上虐而下暗慼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

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斷曰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其後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太廟時享賜高年帛蠲天下

民祖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藉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賊盜下詔罪己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凡此皆其寬平之心之所為也惜乎今狀之治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所與圖大政為將為相者皆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舉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齎糧擁處素無學問內無侍從臺閣之賢外無論思獻納之意是以四海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聽夫齎糧擁處飽食暖衣腥膻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進退天下之人士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康中帝有寬平之心一

變而爲驕惰之心驕惰之心既生而哈麻邪淫之說進矣是故易大傳之言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坐正之初則將終保大位何至于遠遁而爲之虜哉　帝幼時貶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京朝廷命刑部哈剌八失館伴而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胡孫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獻帝使妳公受之則山果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呼使上船又俯拜如初帝回問之曰汝更有伴當來胡孫手指岸上帝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

至一洞群胡猻多至百數皆相呼招以行至船側皆俯服再拜帝大喜命舟人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僧以其故其長老歸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又命之曰群胡猻嘗當飡我餅汝不可以飢之日為我設兩檯自後餅廊雲板響群胡猻皆聚々然負綮幼小而來故土人稱為胡猻寺其後帝即位捨與嘗住祖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嘗敎之讀論語孝經日寫字兩紙及詔回京師日收拾書冊紙筆藏小皮篋中手自關鎖用馬馱之前行頭髮嘗生蟣虱使民娌治之告娌曰是雖血食我々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之縣屋簷下凍殺可矣然點々時々薄

芳、嘗鑽地為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領群兒二十餘竿作馬旗巡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中枯竹枝上、即不顧靴襪下水捕之、嘗為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府官司官來、輒坐長老法座、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府司官去、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一時勉強、非出于涵養自然也、哈剌八失嘗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群胡孫畏服狀、以為終必有天命、始不敢縱、群胡孫自帝北還、漫散其類返故山、有老胡孫三十六枚盡日哀鳴江岸、逾數月皆擲死、識者以為帝在位三

十六年之驗也
野史斷曰予聞反暘中之曰帝不嗜酒善書畫又善
觀天文當沙關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勸帝宜出
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來吾何
避之有及　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守京
師待援者帝搖手不從即日遁矣始曾留意政事終
无卓越之志自惑溺于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
變前所為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致使帝舅之尊帝
弟之親男女猱雜何殊聚麀其後忌祁后諫已強其
子使學佛法宋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為夷狄夷狄一
變為禽獸堂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

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于人外示優容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意至于死而有不知者此豈昏愚者之所能為哉或曰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自至元改元以來權臣之跋扈有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凡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之所為也然則何者而失天下由陰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履九五之位惟柔易制之德總攬易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挾陰毒之性者適足以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德也必曰聰明睿知

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明之聞見內有睿知之機運外有神武之雄威內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內知慧外仁武而內不殺然後為聖人之全德而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康中帝者何足以語此而其為亡實也不亦宜乎嗚呼殺之為言豈為人上者之心哉殺一惡人使天下之為惡者懼使天下之為善者　如此而後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天下為惡者喜使天下不殺可也故曰古之聖其斯之謂夫

康中外史

彬侯曹君吾里好學深思之士也家多藏書蠅頭細楷咸精好尤勤校勘丹黄兩毫不去手能無間寒暑廿年來積有萬冊甲辰九秋鄰人不戒於火与余居同蕩為煨燼此冊幸友假而歸者余鈔之倩為題之俾理裝殘重讀一過漫書以識所今君於四年間又珍秘藏百冊矣惜彩雲之易散感琉璃之不堅良可慨也雍正六年戊申端午日破山樵人